大明寶訓 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册數	30（14）	
函號	史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英宗睿皇帝寶訓序

朕聞古昔聖王之有天下也撫世酬物奠安民生必有
令謨嘉猷善政善教以敷誨當時流播後世為子孫慎
守法此三代之君所以國祚靈長綿世數百者以前作
後述継継承承敬守世範之有自也仰惟我
皇考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宗
皇帝英明天縱睿智夙成加以
聖學緝熙孜孜匪懈爰自沖齡嗣登
大寶於禮樂刑政之要典章文物之施咸斷自
宸衷綽有條理凡在廷在外所用惟賢非賢不用尊居天
位先後歷二十有二載雖中更多故然道足以濟之德

足以鎮之是以華夷歸戴海宇太平光崇
廟貌為本朝
英宗中庸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
皇考臨天下之德與至聖同功可謂盛矣哉乃者國史成
書爰命儒臣採輯
皇考言行政事之可師可法者以為寶訓總一十二卷嗚
呼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皇考之位即
祖宗之位其德即
祖宗之德矣顧予小子受命維新敢不因言以求其德因
德以求其心思以保天位于無窮者乎尚惟後之子孫

臣庶一體遵承以隆世守則三代所以久安長治之道
不在乎昔而在乎今日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其
斯之謂歟謹序於篇首

成化三年　月

大明英宗睿皇帝寶訓序終

皇考臨天下之從與至聖同功可謂盛矣哉[…]國史

書爰命儒臣採輯

皇考言行政事之可師可法者以為寶訓總一十五卷[…]

成化三年月

臣庶一體遵承以隆世守則三代可以久安長治之道

不在于昔而在于今日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其

斯之一謂歟謹序於篇首

大明英宗睿皇帝寶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　聖孝　嚴祀禮

謹天戒　勤儉　明斷

仁政　睦親　重宗支

諭宗室　敘彝倫　遵舊制

明禮　聽言　寬宥

明刑　重恩典　定律令

崇儒　興學　褒忠節

旌勤勞　嚴考察　慎選舉

○卷之二

擇近侍　謹名分　正憲綱
卹典　嘉忠孝　封功臣
諭臣下　兵政　恤將士
戒將臣　弭災　賞賚
優大臣　恤民　惜民力
恤物　任老成　專委任
省差遣　重守令

○卷之三

育人材　惜才　訓外戚
振風紀　保全舊臣　飭邊務
理糧儲　重邊儲　屯田
順民情　察下情　謹出納
節財用　馬政　修地志
斥讒佞　抑祥瑞　却貨利
禁為非　抑干請　杜倖進
戒貪　防患　懲酷刑
卹刑　清鹽課　馭夷狄
優遠人

大明英宗睿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敬天

○正統五年九月壬寅

御製觀天之器銘曰粵古大聖體天施治敬天以心觀天以器厥器伊何璿璣玉衡我象天體衡審天行歷世更代垂四千祀沿襲有作其制寖備即器而觀六合外儀陽經陰緯方位可稽中儀三辰黃赤二道日月暨星運

行可考内儀四遊横簫中貫南北東西低昂旋轉簡儀之作爰代璣衡制約用密疏朗而精外有渾儀反而觀諸上規下矩度數方隅别有直表其崇八尺分至氣序考景咸得懸象在天制器在人測驗惟步靡忒毫分昔作今述為制彌工既明且悉用將無窮惟君勤民事天首虔民不失寧天其予顧政純於仁天道以正勒銘斯器以勵予敬

○十二月丁酉勅在京文武羣臣曰昨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謹敬天之變豈以微怠況玆歲始陽德方亨致災有由敢忘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羣臣悉免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正統六年正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本年正月朔午刻日當食

皇上敬謹天戒預勅群臣救護如制至期天氣晴明太陽正中無纖毫之翳此蓋

皇上至仁大德下及於民上格於天是以當食不食禮宜慶賀

上曰此是

上天垂眷君臣當益加敬慎不可怠忽慶賀禮免行

○天順七年正月癸卯

上因足疾久不視朝是日以將大祀

天地誓戒文武羣臣乃力疾視朝至期
上謂内閣臣曰朕足疾未愈欲自行禮但拜下艱於起令
人扶可乎對曰
陛下若能力疾行禮足見敬
天之誠扶何妨遂自行禮

聖孝

○正統元年閏六月壬午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
山陵祭祀哀戚存焉服飾華麗豈禮所宜朕自今後每祭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行禮之日與百官俱具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例尚
書胡濙等頓首奉命

○天順二年正月己卯
上率文武羣臣捧册寶尊
皇太后為
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勅禮部曰
皇太后撫育朕躬君臨天下葢有年矣曁朕居南宮上貽
憂危近者仰荷以
祖宗社稷為慮廢黜昏亂俾朕復承大統康濟天下其有
功於

宗社生民甚大宜上徽號以示尊崇用表朕誠孝之心於
是禮部具儀以聞遂行禮
○天順七年閏七月戊午勅諭文武羣臣曰昔我
皇考臨御之日
母后胡氏自惟多疾不以躬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
上表請間讓位於我
母后孫氏
皇考已從所志就閒别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厥後
母后胡氏遺榮慕道益尚清虚游優有年以至令終朕于
時幼冲不敢固違其志已尊謚為静慈僊師而凡祭葬
之儀亦惟是稱皆所以成其志也朕今思之

母后之志雖成而為子之心終有未盡爾禮部宜會羣臣
仍議上
皇后尊謚令所司修葺陵寢如制葢欲因其志之所安而
致尊崇庶幾於禮於情兩盡而無憾也
嚴祀禮
○宣德十年六月丁卯勅行在太常寺官曰朕惟祀神國
之大事廟宇壇墠惟修惟潔犧牲粢盛惟豐惟備珪幣
香祝薦献之具樂舞之設咸用整餝惟爾之職凡典守
壇廟及諸執事爾恒戒警之俾存其誠以時共事彼或
不恭越禮廢事爾具以聞必斥去之爾尚齊潔一心昭
事

天心鬼神以迓禎祥上佑我國家下福我臣民惟爾祿位
亦保永久欽哉
○正統二年十二月丁丑行在禮部奏正統三年正月初
六日享
太廟
上御正殿受奏然是日值
宣宗皇帝忌辰例不鳴鍾鼓第視事西角門禮有不同請
裁之
上曰祭祀重事還宜陞殿餘悉遵永樂間例行之
○正統九年閏七月甲申勅禮部工部曰朕惟國之大事
莫先於事神古者帝王率用茲道我國家自
祖宗以祇事神祇載在祀典已有定制朕嗣承大統惓惓
於茲比聞天下嶽鎮海瀆及府州縣社稷山川文廟城
隍應祀壇廟歷年既久多為風雨損敝所司不能時加
修葺分巡憲臣亦罔加意甚至容人褻瀆致傷和氣爾
等其諭兩京及天下有司於應祀神祇壇廟久荒廢者
即設法備料修理工程大者酌量事宜以聞修完之日
擇人奉衛務在敬慎不許褻慢仍令風憲官按臨巡視
其有損壞不修及因修理害民者悉罪不宥
○正統十二年五月己酉命南京工部修歷代帝王本朝
功臣真武普濟祠山五顯嘉祐及漢壽亭侯晉卞忠貞
公南唐劉忠肅王宋曹武惠王元衛國忠肅公都城隍

十三廟俱於内庫支給物料

謹天戒

○正統四年六月戊戌勅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曰朕恭嗣大統夙夜祗勤惟

天惟

祖宗付託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來停罷一切徵歛除逋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來災沴數見京畿尤甚自三月至五月亢暘不雨甚傷農麦五月中至六月連雨不止河決隄岸渰没田稼城中傾塌官民廬舎亦有渰溺死者深用兢惕洪範咎徵皆由人事葢朕不德之所致也其聽納之弗審歟讒佞之弗戢歟政事之臣有頗仄歟輔弼之臣失其職歟何災異特甚循省厥由用圖善道爾等皆與國同體豈當默默坐視而弗思弗勉乎自今其體朕心以敬

天愛人為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致公絕私者善政之要勿謂可欺神鑒孔明勿謂無害天應可畏欽哉勗哉往務善政庶幾以回

天意以固

宗社生民之福爾亦尚利哉

○七月癸酉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參賛機務少保兼戶部尚書黄福及六部都察院曰得奏言六月二十九日大風之異朕用惕然夫南京國家根本之地天變若

斯所係非小卿等皆國家大臣休戚攸同宜敬慎庶政
纖毫無忽察察奸究杜漸防微文臣以安民為重武臣
以備兵為務念茲在茲夙夜罔怠凡有擾害軍民不便
之事悉條列以聞庶承
上天警戒之意

○正統五年三月己未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參賛機
務兵部右侍郎徐琦曰得奏言二月二十二日夜風雨
之異朕惕然祇慎爾等亦宜體朕此心敬天恤人其江
上所損漕運人舟既皆漂溺無存即令戶部驗數除豁
不許復有科徵各門所損垂脊獸犀等件悉令所司如
舊修理不許託此以重擾人故諭

○十二月己卯勅陝西鎮守巡撫巡按都布按三司等官
曰得奏知蘭縣地震城堡墩堠官民廬舍頹壓甚衆此
上示戒實由人事所召必非偶然勅至即遣人巡視凡
諸関堡及此農閒料工修築其被災之家量加賑恤毋
令失所仍具實來聞爾等皆國家大臣及耳目之官受
朕托一方軍民休戚之所係天戒若此厥有所由宜夙
夜修省詢察軍民利病思所以處置之用弭灾異以副
朕敬天愛民之心

○正統六年六月庚午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言今年四
月以來亢暘不雨蝗蝻為患撿之天意驗諸人事皆由
臣下才德疎庸政事缺失有乖陰陽之和所致乞令文

武百官自本月初七日為始齋沐思過仍令大臣於在
京各神廟行香及下道錄司慎選道流盡誠祈禱庶幾
少回天意
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今上天降災在修德以弭之豈區
區禱祠所能免也不必行
○壬午掌行在後軍都督府事太子太保成國公朱勇吏
部尚書郭璡等上章自訟以為災沴之興實由臣等員
昧所致伏乞
聖恩涵貸許令戴罪修省以圖自新其屬官中有不職者
臣等考覈奏聞在外官吏先令巡按御史考察然後選
擇大臣徧歷詢訪務在官得其人軍民安業以上回天
意
上曰爾等宅心公私處事得失皆朕所素知但念爾等為
朝廷重臣非有大故悉置不問奈何善不加修過不知
悔致滋物議之紛紛也繼自今宜革心改行以贖前愆
往歲遣令考外任官進退多有心今始行之其貪酷虐
害軍民者令御史三司官體實來聞
○正統九年十二月壬戌勅靖遠伯王驥等曰比聞甘肅
風變屢作實
上天昭示儆戒之意卿等受朕重托其與各總兵鎮官夙
夜盡心經畫嚴謹瞭備蓋外虜窺伺之心無時或忘卿
其多遣間諜探其衆寡以為戰守之計務在採擇衆善

毋拘故常

○天順元年四月甲午勅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
衙門曰朕新復位夙夜兢惕永惟致理之要在乎敬
天勤民然欲從事於斯而無失蓋必君臣同心而後可矧
今天之災沴消弭未盡民之飢困拯濟未蘇是惟朕躬
之憂亦惟爾文武羣臣之憂也其自今月初一日為始
朕與爾羣臣各致齋三日朕親露禱于
昊天上帝為民請命朕又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得民以
政不以言繼自今朕其恒自修省爾羣臣亦共儆戒于
心慎懲于事凡有可以匡輔朕躬以安國家以便軍民
利所當興弊所當除者各從職掌明以條奏施行務底

實效毋事虛文庶幾君臣交修以盡敬
天之實勤民之責而得致理之要其尚之慎之

○六月己亥是日清霽酉刻大風雷雨驟從西北來發樹
壞屋須臾雨雹大如雞彈至地經時不化奉天門東吻
脾摧毀欽天監奏雹者陰脅陽也盛陽雨水氣熱而陰
脅之則轉為雹占書曰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
事伏乞
皇上謹遵天戒修省寬恤天下刑獄
上覽奏畢諭羣臣曰上天示戒固朕菲德不能召和亦爾
羣臣不能盡職或刑獄冤濫所致朕自當修省爾羣臣
亦當警惕內外刑獄有冤濫未伸者宜加寬恤該衙門

計議以聞
○七月丁卯勅諭文武羣臣曰朕以菲德恭膺天命祗復
寶祚于今半年圖治雖勤應天無効乃天順元年七月
初六日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攸措意者敬事
天神有未盡歟
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
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
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明奸
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徵斂徭
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
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為軍衛有司者闒茸酷暴貪冒
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凡若此者皆傷和致災之
由而朕或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文
武羣臣既任股肱耳目之寄當懷左右輔弼之圖況君
臣一體休戚惟均果有合行事宜必當直言無隱其或
躬蹈前非亦宜洗心改過嗚呼應
天者當以實政弭災者不事虛文朕與爾等尚懋敬之

勤儉

○天順五年四月乙未
上召內閣臣李賢等曰朕自復位以來每日五鼓初即起
拜天畢閱奏牘處分訖乃朝廟出視朝退朝
母后還宮復閱奏牘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衣服亦

隨便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
見盛德上節儉則下民自然富矣又曰四書尚書朕嘗
讀遍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
用人為政之道盡在其中賢曰願
陛下體而行之幸甚又言朕在宮中雖極熱不揮扇隆寒
不近火賢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體備中和之氣故能如此臣聞宋仁
宗亦然又言朕聞景泰不與大臣論治天下之道所以
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於君德大有益
上曰然
明斷

○正統七年正月戊寅山東東昌府通判傳寬進太極圖
說
上曰太極圖先儒解釋已詳明此說僻謬皆理宜斥之勿
使傳布以誤後學
○正統十二年五月癸丑監察御史李奎奏孔子之聖歷
代皆有褒贈國朝自
洪武以來
聖駕屢幸於辟雍祀典遍行於天下何獨孔子褒贈未有
增加乞勅翰林院參考古制定以萬世莫加之美謚
上曰孔子萬世帝王所尊功德難名雖累百言何足為重
不必增益

仁政

○宣德十年六月丁未命天下有司理瘞暴露朽骨先是
辦事官呂中言各處墳墓有係忠臣孝子賢人烈士今
多被盜發掘破棺取物有子孫者卽為掩瘞無者至今
暴露
上以先王仁及朽骨瘞殍掩骼具有令典卽令有司盡與
掩埋仍嚴禁以止發掘

○正統四年六月乙未
上以京師大水壞屋溺人命工部右侍郎邵旻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曹翼同給事中擇京城內外高爽之地及各
廠房以居官吏軍民之無屋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
尹姜濤存問被水之家給米一石溺死者加五百貫

○正統九年閏七月甲申勅諭都察院曰近聞各處軍民
往往發人墳冢爾等職總風紀其嚴行各處巡按御史
及按察司督令各司府州縣官凡境內但有暴骨在田
野道路者悉令所在里老人等卽時掩瘞仍嚴諭軍民
不許再犯違者罪之若該管官故縱不禁者聽風憲官
論罪不宥

○正統十年八月壬子山西按察司副使冦深奏潞州襄
垣等州縣今歲自春歷夏不雨民甚飢窘起運邉糧無
所從出乞將官庫所積銀帛依時價糴米上倉作今年
秋粮之數又各衛所軍士折粮鈔有二三年未給支者

是致衣食不給今豐贍軍需庫布絹九十餘萬收積年
久乞計價折作粮鈔給軍為便
上曰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軍士衣食尤當軫念者
其令三司官酌量行之務在處置得宜人不失所
○正統十三年正月癸巳勅南京守備豐城侯李賢等曰
已發曹國公李景隆家屬增枝等男婦大小三十八口
拘繫年久人情不堪茲特推恩悉加寛釋令於所居開
住聽其出入生理其男女聽與軍民結婚嫁娶
○天順二年閏二月己卯勅鎮守懷來等處右參將都督
姚貴近有自口外還者言向者土木南山河南河北一
路陣亡官軍骸骨至今暴露朕聞之惻然于中爾卽分
遣人盡收於僻地深瘞之毋怠

睦親

○宣德十年七月甲戌山西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奏晉府
千户周禮出城詐稱晉祠行香實赴京奏事
上命晉王治其詐偽之罪王引咎自責
上復書曰比者御史三司言周禮事葢門禁關防職所當
言於伯無與何必深自引咎尚冀安心坦懷以副朝廷
親親之意
○九月丙子書復慶王栴曰承喻校尉餘丁及護衛軍人
譚福海等赴京告府中調馬造甲之事朕備燭其虚詐
已寘之於法矣曾叔祖為國至親素循禮法此非小人

所能離間萬兾勿以此介懷也

○正統四年七月癸亥行在户部奏請江王府輔國將軍佐義及妻廖氏俱故所遺女年方八歲乞賜祿米養贍

上曰卹孤王政之大端况於懿親義當加厚歲與米三百石

○正統五年十二月乙丑復韓王沖烒書曰承喻嬰疾未痊慶賀之禮欲令開城王代行具見恭謹之心維今一應行禮皆如所喻叔祖宗藩至親夙著賢德國家所倚重者惟善加調攝早見康和以副親親之念

○正統七年九月丙戌楚王季埱奏已故鎮國將軍季坩祿米住支妻女無以養贍

上曰聖人一視同仁篤近舉遠况親親乎歲給與食米一百二十石

○正統十一年九月己卯遼庶人貴烚長子擅離其先塋欲赴京自訴遼府及防守荊州衛官以聞

上命湖廣三司及廵按御史體之至是御史蔣誠等官長子自以其男女年及成人居第狹隘貧無以卒日欲陳訴乞恩

上曰貴烚初乖

祖宗大法已謫為庶人俾守先塋家孥隨住今御史言其情如此朕甚憫之其即以書遺之王及勑荊州府衛令審其男女成人者王府即與主婚配軍誠實之家給第

宅於荊州城內聽屬王府其官卒防守如昔勿令交構
亡賴以速罪愆

○正統十三年九月庚寅書復岷王楩曰承諭第五子陽
宗王徽焟自知母子有罪擅出赴京意在捏詞陷害良
善等因具悉前者曾叔祖嘗諭府中蘇氏盜金銀與子
陽宗王追取未完蘇氏自縊予以蘇氏果私盜官物懼
罪而死乃其自取理無可惜故未奉報近得湖廣三司
官奏陽宗王乘一馬從五人歷寶慶至長沙欲討脚力
來京奏事已差人齎書止回不許來京果有事令人具
奏如彼到府曾叔祖宜推父母愛子之心以恩寬待不
必窮其前過斯見厚德葢彼之母私取其物愧無所容
已致身死地彼慟其母復追其財是窮迫無奈故不稟
命私來伸訴亦情之不得已若再以法繩之彼何所榮
誠有傷於寬慈之道傳曰為人父止於慈又曰父子不
責善責善則離曾叔祖其審以自處必重義輕財廣全
父子之恩副予親親之望

○天順元年二月庚戌唐王瓊炟新野王芝城相訐奏
上曰唐王新野王是親叔姪宜各盡恩義如何全不相顧
累來奏擾朕念親親之故俱不究問新野王既無人供
給令巡按御史三司官公同揀護衛堪用旗軍三百名
與之原體勘官卽將儀賓張鳳揀置之詩奏來處治

○三月丙子奏書襄王瞻墡曰承諭具悉尊意所以惡祁

鈺之僭分而喜姪之復位及曩嘗有陳言慰安二章初
未曾達
皇太后所為蓋祁鈺之所蔽匿也今已於祁鈺宮中檢而
得之親覽再三深見叔父忠愛之誠發於讜論抑邪扶
正防微杜漸無非為
宗廟
社稷計推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而此二章亦即金縢之
書之比也
皇太后聞之感嘆不已承卑祥雲捧日玉帶謹已領訖叔
父云欲親行朝覲本不敢煩遠來第念
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義不

可不重欲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人奉勑符及書迎請
即時氣候清和宜從容就道宮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
其當從行之人亦隨尊意帶來貯俟其至惟叔父亮之
○辛卯書與趙王瞻塙曰得奏府中歲祿三萬石益
皇祖仁宗所定而景泰減郤二萬石致之用度具悉王情
重惟叔祖簡王為
皇祖同氣至親功在帝室事異諸藩理當加厚祿米之減
予初不知乃今聞之良用感惻已勑所司撥還特此專
書馳報王其領之
○五月壬午設襄陽衛指揮使司改羣牧所為中千戶所
摘襄陽衛左所安陸衛右所全伍隸焉命禮部鑄印給

之先是襄王來朝
上雅敬王謂兵部臣曰襄王宗室至親賢德可重特與設
護衛以表朕褒進之意故有是命
○十月甲辰安化王秩炵奏母喪甫除次女[illegible]王復
歿家用艱窘乞有所賜以助喪儀
上曰王自有常祿今又極稱艱苦良由平日不能節用所
致於理似難濫與予但念親親誼重其命有司給銀三
十兩布三十疋絹二十疋以助縣主喪事
○丙辰釋建文君子孫安置鳳陽勑文武羣臣曰朕恭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優勤欲使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况宗
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為前人所累拘幽至
今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寬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
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
後庶副朕眷念親親之意先是
上召內閣臣問曰朕念建庶人宗室至親自幼拘幽至今
深可憐憫朕欲於鳳陽安置令其婚配自在衣食如何
對曰
陛下此舉真盛德之事
祖宗在天之靈實臨之不必疑也兵部尚書陳汝言聞之
入見曰鳳陽切近南京儻有謀欲立之坐於南京將如
之何

上曰果有天命任其為之汝言慙而退

○天順二年閏二月丁卯襄王瞻墡奏昨蒙

聖恩撥襄陽安陸衛二千户所賜臣為護衛所但中間有屯田子粒三千四十餘石仍在有司乞照例賜臣府中用度

上以王為至親卽與之

○天順六年七月癸卯致書祖姑含山大長公主曰朕每

念

皇高祖所生親王公主四十人而享有高壽者今惟祖姑一人誠難得也近者承諭用度有缺朕心惻然特遣太監藍忠齎送珠翠九翟博鬢冠一頂白金三百兩鈔一萬貫各色紵絲十匹紗十匹羅十匹生熟絹三十匹奉至府中以表親親之意至可收領尚宜自愛以膺悠久之福

重宗支

○天順二年閏二月丁卯勅宗人府曰朕惟玉牒所以紀載宗支乃朝廷重事經年久遠未及增修爾宗人府卽會同禮部查照各王府自正統六年以後凡有薨逝襲封及男女新生亡故等項逐一明白開寫中間如有未備仍行各王府取勘回報以續修爾其欽承毋忽

諭宗室

○宣德十年七月甲戌岷王楩奏請給符驗

上特與之復書曰符驗專為軍務及奏事馳驛而設曾叔
祖宜自收此惟遣人赴京則給與之須戒其母藉此他
往而作奸也

○正統元年二月辛酉書復秦王志絜曰所諭庶人尚炌
已到懸王墳園居住復令軍校輪流関防足見區畫之
審今以嫌疑為慮又欲都司布政司令人関防甚非所
宜且先王寢園豈容外人出入若尚炌仍不守法朝廷
別有處置叔但以親親為念待之以禮又何避嫌之有

○正統二年八月己卯寧夏總兵官都督僉事史昭等奏
慶王每值叅將等官朝見必賜酒遲留出非度語且常
沮訕邊務煽惑土達官民刺探遠近事情畫占靈州草

塲放牧孳畜遣使不從正道反由綏德草地往還類此
非法者甚衆
上以昭言不可盡信然有當從者致書于王曰比聞寧夏
總兵鎮守等官朔望朝王必賜醉酒因悮邊事今後止
之綏德密邇虜庭府中遣使母由此徑庶幾無患靈州
草塲大路迤東宜與土達軍民放牧迤西從本府放收
一如洪武永樂年間例

○正統五年二月辛卯致書晉王美圭曰往者河南王奏
欲往平陽侍養叔母懷簡王妃朕以書訊王今得報知
懷簡王妃薪米不乏宮人足備使令王亦時遣人問候
不至艱窘宜令西河王止養親母不必更往平陽惟王

亮之
○五月壬子書諭永壽王志埴曰得奏因疾嘗許三年皆
以六月十五日往南五臺觀音寺行香聽王如期詣彼
但境内之民灾荒艱窶又當禾稼長育之時須戒飭從
行者勿擾民傷農則於賢德有光矣
○六月戊寅書諭靖江王佐敬并各輔國將軍曰朝廷封
建宗室祿米已有定制曩因王及各將軍每遇歳徴先
令火者等下縣不收本色加倍折钱民用訴告
先皇帝曲貸不問但諭令改過仍勅廣西布按二司巡按
御史但有再犯者執送京師無非欲其知所警也今按
察司奏輔國將軍賛億復令家人杜勝收興安等縣祿

米加倍折钱民何以堪且百姓乃
祖宗之百姓而如此虐害可乎已令按察司將勝等觧京
處分繼今宜痛自警飭嚴戒下人謹守法度庶幾長保
富貴以副朝廷親親之意欽哉
○正統六年三月甲辰書諭靖江王佐敬曰朕惟國家封
建宗藩其禮制文移
祖宗已有定制子孫當世世遵守况同氣至親尤須篤恩
義相處用圖寧永比聞王與奉國將軍佐敏数相搆怨
不知何為又聞佐敏非禮妄為欲自来朝及各輔國奉
國將軍有事亦多專擅自行今遣勅戒飭佐敏不許来
朝并各輔國奉國將軍俱無違禮犯分此皆以於王至

親王宜推誠善待兩盡其道永敦和睦不可互生嫌隙以傷大倫庶幾保守宗祀以副朕　親親之意惟王亮之

○七月丁未貽書永壽王志埴曰比聞王偕弟以行香故引火者官校四十餘人於南山五臺寺觀遊覽三宿于外而防閑甚踈萬一為小人所悔非惟虧損令德其如先王遺體何凡今諸王之出在禮有不可已者亦必先期遣人馳奏今叔以遊覽輕出露宿不知自愛是皆惑於左右小人之邪説継今宜謹自防非親親厚不致此言叔其亮之

○正統七年三月丁卯貽鄭王瞻埈書曰頃聞叔患風疾已二次遣醫去視今聞叔疾增劇必醫者藥未進服左右奉侍未至以致迨今未愈叔宜善自保愛定心安意不可因小事輙生眩惑勉進藥食蚤遂痊安用副予親親之望仍書諭王子祁鈇曰近聞叔王患疾宮中事無統屬內官內使人等有擅搬出府中財物器皿及將錢銀妄費爾為叔嫡長子今特命爾整治府中一切之事須同母妃謹事叔疾勿致驚疑蚤晚勸進藥食不可頃刻怠忽

○七月丙戌楚王季埦奏欲於昭園莊園立碑表揚先德
上從之復書曰此孝子慈孫當然之義叔文學邁衆且素得於侍下目見者最詳且實宜自撰述或授事實於府

中儒臣俾之代述亦皆宜也
○正統八年八月庚寅書復慶王秩煃曰得奏安化王府
内使陳福等用言抗拒曾叔祖母已令巡按御史同陝
西按察司官執問府中内使陳珪護衛指揮劉璟係干
對人亦令提對明白廢幾人服其罪分封地方所司言
係
祖宗時封建子亦念叔祖與安化真寧二王同氣至親今
豈可以小忿遽欲分處又得所奏高安齋牌打草等情
及安化王亦奏前事俱命御史等官通行問理承奉李
玉裴晃姑免提問待御史等官奏来果有干礙再為處
治

○正統十年七月己丑書復真寧王秩熒曰承喻欲往韋
州祭掃先塋用展孝思一從所請然韋州近邊叔祖在
途宜加防慎禮畢即還尤宜戒飭從人毋擾害軍人民
等不為令德之累
○九月壬申書與秦王志潔曰先因紀善陳彬等奏承奉
劉全等從史不法事情已提全等至京命法司審實姑
舉其尤者言之山川壇奉神之所乃拆其獸吻修蓋殿
宇宜川王至親不容入府拜廟啓事儀賓為國貴戚發
塚開棺焚其尸體承奉副係王府内臣逼抑自縊紀善
輔導之官拔其鬚髪并侯介歐死軍餘四人及哄誘軍
民子弟自宮之類不可悉數劉全侯介皆國法所必誅

者餘悉從寬以全其生然全等恃恩玩法挾勢作威如此未審王知否也不明知則為不明知之則為縱惡皆於

祖宗有違朕念王宗室至親素稱恭謹茲必小人蔽惑所致復覽奏章具見追悔至情今特置不問自今宜謹遵

祖宗大法格履先王大道親近正人嘉納善言無惑於群小無自蹈非義庶有光藩屏保國於悠久亦不致下人指議此朕保全親親言出至愛其兵馬指揮劉鑑姑宥其罪令回府中成禮并內使郭縉等十一人俱免罪遣還以備使令均此奉報惟叔亮之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丁未書諭代王仕壥曰得奏邊地狹隘欲將定安王恂野王移居腹裡且分封定出自朝廷移與不移難隨意便況府第葢造未完先隰川王欲同宣寧王去蒲州懷仁王欲去絳州昌化王潞城王及廣靈王長子皆欲不遷各徇其私紛擾不一已累勅切責王豈不聞知而又以遷居為言是亦徇欲圖便而不能安靜以俟朝廷之命也王宜自省并諭府中諸王今後毋仍奏擾自取過愆專書以諭王其戒之

叙彝倫

○正統三年三月癸丑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裏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叙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晳伯魚父

也從祀廊廡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孔子父
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顔孟
之父俱封公爵惟伯魚子晳仍為侯爵乞追封為公偕
顔孟之父俱遷配啓聖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敘又
言祭告孔子祝文稱王在天下則可在子孫則不宜乞
易惟王為仰惟我祖增深仁厚澤詔我子孫二句於垂
憲萬世之下
上是其言命行在禮部行之仍命翰林院議伯魚子晳封
號以聞
遵舊制

○正統四年十一月己未
皇陵祠祭署奏昔
太祖高皇帝清理鳳陽臨淮二縣土民三千三百四十二
戶編隷本署供給祭祀灑掃迄今存者三之二內有軍
籍一千餘戶有司時常清理拘解慮後供祭不敷乞如
洪武間欽免陵戶陳真保例存留免解
上曰
祖宗陵戶有洪武舊例戶兵二部其遵行之

○正統五年四月己未駙馬都尉石璟家人訴領璟銀鈔
借與軍衛取索不還乞為追理
上命行在戶部校例言洪武舊制凡公侯內外文武四品
以上官不得放債永樂中亦甞禁約今璟家人放債而

欲官為追理於法有違
上命行在都察院執問懲治仍揭榜申明舊制嚴加禁約
其有權豪勢要仍前故違及有司聽囑同害百姓者俱
罪不宥
○六月辛卯河南固始縣學訓導舉人黃俊言
太祖高皇帝御製孝慈錄嘗頒布天下今四方學中鮮存
者乞仍侵印頒布令士民講誦以隆孝道
上曰朕觀孝慈錄所論仰
太祖聖見卓冠百王寔萬代不刊之盛典宜家傳而人誦
者禮部亟印頒之
○正統八年九月興平王尚㭎奏臣長子志塤蒙恩賜一
品冠服乞併給與祿米供贍戶部言
皇明祖訓無郡王長子支給祿米例
上曰
祖訓所當遵守吾豈偸於懿親耶遂止不給
○正統十一年正月庚辰瓦剌太師也先奏所遣朝貢灌
頂國師剌麻禪全精通釋教乞大賜封號幷銀印金襴
袈裟及索佛教中受戒合用五方佛畫像及鈴杵鐃鼓
纓絡海螺呪施法食諸器物事下禮部議以為稽無舊
例請裁之
上曰朕撫御外夷一惟祖宗成憲是式今也先妄求既無
舊例豈可勉徇其勿與

○九月丁丑南京内官監奏本監舊有淨軍煎熬
上用白塩今年老亡故者多請僉畿内民三十人補之事
下户部言畿民煎塩非舊制
上曰既非舊制奈何生事擾民不必僉補
○天順元年正月辛卯
上謂户部兵部臣曰朕新復位凡百行事當遵
祖宗舊制各處巡撫提督等官是一時權宜添設今天下
已定邊境無事宜卽將各官取回其各處邊備并軍民
事務令總兵等官理之事有不便及官有不法者從巡
按御史究治重者奏來區處並不許非法妄為違者俱
重罪不宥

○天順二年九月甲辰勅荆王祁鎬曰爾奏要照母妃珠
冠乞愽鬢與妃魏氏然
祖宗定制親王妃冠用九翟而無愽鬢蓋愽鬢惟
皇后及東宮妃得用中間有差等爾母妃冠有愽鬢者
乃一時特賜豈可援以為例且以己妃欲上同於母似
此所為既無敬親之心又取僭竊之罪其乖違禮制甚
矣所奏不允自後毋仍率意妄作以損令名
○天順三年四月己卯襄陵王冲烑奏臣母故欽蒙塋
今將乞工臣年就衰老乞勅有司卽以原修造工料為
臣及妃預為生墳則事易成功臣没世之時免重勞人
力

上曰郡王預造生壙舊制所無不允
明禮
○正統五年九月庚子朔復晉王書曰所諭弟雲丘王欲
娶儀賓陳斌庶次女昔栽
太祖高皇帝革胡元之俗定制立禮姑舅不許為婚此雖
庶出姑實嫡母人其謂何書至可與本府及附近府衛
官員士民之家別選賢德者具名來聞庶免清議王其
亮之
○正統七年三月丁亥楚王季堄奏第四弟明年十五歲
宜冠及受封
上曰禮三年喪君命不入於門今王母妃鄧氏薨逝曾未
彌月明年服尚未終求受封冊可乎不允
聽言
○正統九年四月乙酉江西道監察御史俞本等以天時
亢旱飢饉荐臻上陳三事其一黜貪酷官吏以召天和
其二選諳律刑官以聽獄訟其三擇明經師儒以育人
才
上納其言因諭吏部尚書王直等曰在廷羣臣務俾恪共
乃職在外布按二司官聽巡按御史舉劾府州縣官亦
令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廉察有不職者具名以聞貪
酷病民者黜罷之刑名官選通律意者教官選有文學
者任之

○丙申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言今布政使卽古之州牧按察使卽古之監司寔在外百官有司之長其任至重且要近年是職有缺必令大臣會舉然所舉者或循資格或涉親故多有不公乞加嚴選使藩憲得人則庶官咸舉其職矣

上然其言因諭吏部臣曰自今布政使按察使務廉舉才德俱優練達老成之人為之如狥私濫舉及容情不言者必罪不貸

○七月丁巳廣西總兵官安遠侯柳溥奏廣西地方溪洞險惡猺獞雜居府縣多無城池官軍哨守不敷况今有司才賢者少不能撫卹夷民以致從賊為非乞重有司之選寬邊民之猺免徵折粮銀兩以備邊餉

上曰溥言良是今後廣西緣邊牧民官吏銓選務得其人若有政績者不次擢用邊民猺役宜從寬卹折粮銀兩戶部會議以聞

○天順元年五月乙酉廣西道監察御史楊瑄言直隷府縣連年水澇民飢至於相食河間縣惟一鄉田在高阜民種小麥日望收穫而忠國公石亨令閽者至彼立標為界恃横侵占知府王儉不恤民怨且阿附之真定府饒陽縣田地堪耕者僅千餘頃而太監吉祥家人抑逼有司令撥與耕若不嚴加禁革恐效尤者衆激變小民乞命巡按御史覈勘但有侵占民田悉令退還庶幾民

獲安生
上曰民方困於艱食朕為之寢食不安為大臣在左右者
獨不能體朕意乎楊瑄敢言可嘉户部其即移文巡按
御史覈實以聞

寛宥

○正統元年六月壬寅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言監察御
史邵宗歷任九年已經本院考稱送部今右都御史顧
佐等又作見任考宗法律不通宗不服乞辯
上以佐等顛倒是非特責戒之行在浙江等道監察御史
張鵬等又攟摭宗微過劾之
上曰佐等不循公道槩將不在任官員考退塞責令各道
御史又附會佐等其朋奸欺罔明矣姑記其罪再犯不
宥

○十二月戊寅宣府總兵官都督譚廣劾奏遊擊將軍都
指揮僉事楊洪先因擒虜功冒給總甲陶俊等陞賞
請治其欺玩之罪
上曰洪為下人所欺姑記其罪冒功受賞者即追奪之俾
長巡哨以警後來

○正統五年十月戊寅宥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陳智罪
先是山西按察使徐永達劾奏巡按御史顏繼酷刑擅
杖軍戢繼以此得罪降職智憾永達未有以發因監察
御史吳昌衍孫睿續往山西巡按令其搜求永達之過

二人俱以永達清正無所按劾智怒考昌衍不称戢又
指摘覈微過奏稱調用二人不服各奏智前情
上察其實命昌衍復職於是六科給事中劾智挾私害人
作威凌下
上命行在吏部會官詳議以聞尚書郭璡等僉言智器量
褊淺操行刻薄不可以掌邦憲
上曰都御史糾正百僚邪慝而智乃以私憾枉害良善以
此悖謬尚何望其振綱紀肅憲度耶但念大臣姑屈法
宥之罰俸三月俾自改悔若乃蹈前失必不貸也
○正統六年十二月乙巳通政使司奏戶部侍郎王佐王
質移文字多差錯質又拜官未及謝恩即僉押文書請

治其罪
上命各官自陳具服
上曰為大臣於事不謹何以率下今姑宥之若再不詳審
必不貸也
○正統十二年八月丙子欽差大理寺右少卿張驥奏直
隸淮安等府邳州等衛地方飛蝗蔽野食傷禾稼蓋因
府州縣衛所官先遇蝗蟲遺種之時不行尋掘燒毀及
後復生又不嚴督打捕坐使滋蔓以遺民患宜治其罪
上曰各官玩事遺患固有罪然今歲災異頗多姑從寬
宥再犯不恕

明刑

○正統八年六月己酉兵部奏浙江海寧等衛所千百户旗軍姚端等犯絞斬徒杖等罪已先勅户部右侍郎焦宏提問觧京發落今蒙赦宥應當免罪
上曰此倶是積年貪暴刁潑害人者難照常例寛免仍令連妻子觧京發去邊衛聽調殺賊軍旗守墩瞭望親丁餘丁發口外衛分充軍但逃處死不宥

重恩典

○正統二年七月丁未行在僧錄司番漢僧官左講經帖納室哩等十七人援文臣例請給勅命行在吏部為之言
上曰褒奬賢勞之典豈浮屠所得干不聽

○正統六年十月癸酉總督雲南軍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驥奏按察司僉事徐観大理府知府賈銓楚雄府知府馮郁餽運有方芻粮不乏師實賴焉乞量陞擢以示褒嘉事下吏部尚書郭璡等言宜如所請陞之
上曰観等誠有勞効候麓川平日超擢未晚且征南將士倶未蒙賞不宜先陞餽運之官惟功事集而後叙功班賞則人孰不悦朕於観等非有吝也葢思此耳卿等以為何如璡等頓首謝不及

○正統九年十一月丙申甘肅總兵官寧遠伯任禮奏陝西署都指揮僉事張通宋忠揚斌劉英備邊年久多效勞勤乞實授其職

上曰軍戎論功受賞通等姑仍舊侯有功時議之

○天順二年十月丁巳鴻臚寺丁憂序班袁應驤以其故
父尚寶司少卿忠徹所纂相書来進且言忠徹祇事
太宗皇帝靖難乞賜贈官葬祭
上曰忠徹無他能第以區區相術受知
太宗皇帝得槩官職其為榮幸亦云至矣所請不允

定令

○正統三年三月戊戌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今後該調衛官員南京及江南直隸
俱調北京附近衛所北京直隸并江北直隸山東俱調
山海宣府等衛所山西河南俱調大同及延安綏德等
衛所陝西調甘肅寧夏衛所浙江江西調福建廣東衛
所湖廣調貴州四川衛所福建調廣東廣東調廣西四
川調雲南雲南廣西調貴州俱注沿邊衛所著為令

○正統十三年六月丁丑石樓縣主卒有司為造墳用地
五十三畝房九間永和王美塢復請益墳外地三十畝
增造具服等房
上以山西地土窄狭豈可過用以妨民田命王府自後墳
一字王地五十畝房十五間郡王地三十畝房九間郡
王之子二十畝房三間郡主縣主地十畝房三間著為
令

○正統十四年三月丁酉禮部尚書胡濙等奏

車駕詣天壽山躬修祀事文武羣臣人等進香初在正統十年二百八十九炷以後每年有增今歳增至三千五百七十五炷除公侯駙馬伯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并近侍風憲官每香三炷宜如例賞鈔一千貫其諸司屬官及將軍旗校辦事官吏軍民人等舊無進香例俱難給賞

上曰諸司屬官及軍民人等以香來進亦足以見其尊敬祖宗之誠何可沮之第賞例宜損於前其人錫鈔三錠著為令

崇儒

○宣德十年四月壬戌以元學士吳澄從祀孔子廟庭先是湖廣慈利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蔣明奏先儒有功於道學者皆得從祀近世之儒若元翰林院學士臨川吳澄道尊孔子學述六經著書立言師表當世其功不下於許衡既從祀澄當如之

上命行在禮部會官議於是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議曰澄自十歳得朱熹所著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既而潛心語孟中庸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即有志聖賢之學專務踐履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正儀禮小戴記大戴記及

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
皆所以啓大學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
獘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
合卽自解去後屢徵雖起未嘗淹留進退之際卓然君
子蓋元之正學大儒惟許衡及澄二人故卒後皆謚文
正我
國家表章四書五經及性理之學凡澄所言皆見采錄其
發明斯道之功朱熹以来莫或過之今若升澄從祀允
愜公議
上以崇儒重道正在旌異先賢命禮部卽行兩京國子監
及天下府州縣儒學一體從祀永為定制

○正統八年八月壬辰復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
朱熹子孫先是順天府推官徐郁言諸儒俱有功聖門
後世是賴宜䘏其子孫俾修祠墓
上命所司訪其後至是以聞
上曰我朝崇儒重道有隆無替今去諸儒未遠苟弗䘏其
子孫豈稱崇重之意然恩典亦不可濫其嫡派子孫宜
免差徭

興學

○正統五年六月甲午勅諭北京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
貝泰等曰夫太學者國家成賢育才之地昔我
祖宗臨御教之用之咸有定規朕嗣統以来一切庶政咸

循舊章諸司亦皆修職爾北京國子監官不務敬愼隳
弛學規玩愒歲月洪武永樂中六堂諸生咸有季試考
第高下以伸勸勵今南監尚循舊規北監廢而不舉此
非師長之惰慢乎尤有甚者惟利是與有入監數月或
一二年即得撥諸司辦事者有坐監十餘年不得出身
者又與諸司交通凡辦事一人有闕即被干求者得之
借曰為勢所逼何為不執以奏師之所行如此何以表
勵學者朕惟天地之量姑曲宥不問自今宜洗心滌慮
改過自新凡監學常規不許攙越如仍聽從囑託不奏
聞者必罪不宥繼今務明聖賢之道正已以淑生徒毋
背義苟利以壞名禍已如復不悛悔將無及

襃忠節

○正統六年閏十一月己巳洪武初翰林院侍制王褘奉
命使雲南招撫前元宗室梁王會有倔彊拒命者欲以威
屈褘慷慨罵曰天既絕汝元命眷我
大明混一天下汝如爝火餘燼豈能與日月爭光我奉
上命必不為汝屈遂自刎至是義烏丞劉傑上章請加贈
謚乃賜誥曰為臣奉君命出疆能毅然守節捐軀以明
君臣之大義者雖死必有旌異之榮此風化之所繫帝
王之令典也爾褘事我
太祖高皇帝於混一海宇之初以博學高文職近侍制
作之美有光簡冊暨奉命往諭南詔懷忠秉義不屈而

死臣節凜然光明俊偉歷年已久雖沒不亡今特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忠文服此光榮垂休無斁

旌勤勞

○正統元年五月辛未陞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曹翼為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勅之曰爾在甘肅整飭邊務愛恤軍士不畏權勢知無不言朕甚嘉之今特陞爾為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賜織金紵絲衣一襲仍命爾於甘肅等處提調兵備比較屯種務在區畫有方人不勞擾凡有官吏酷害軍士占種田土者依法懲治爾宜益勵廉勤以副朕旌擢之意欽哉

嚴考察

○宣德十年七月戊戌命直隸懷寧縣知縣宋顯復任先是巡按監察御史張清考顯闒茸不勝任顯訴冤狀復命巡撫侍郎等官公察其實以聞遂復顯職論清之罪

上因諭行在吏部曰考察有司本欲去貪存廉以示勸懲一或偏徇則所枉多矣卿等宜戒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等奏考得監察御史傅誠毛宗魯邵嵩王濬胡正陳懋陶鏞俱素行不立秦瓛邵宗章杲李縉俱法律不通張璘盧琬張慶邵新俱老疾不任事

上命素行不立者為民法律不通者降黜老疾者致仕

○正統十年十月戊辰吏部右侍郎趙新言近者各處巡

按御史奉勅考劾司府州縣官多有任情黜陟未加精詳以故被黜官起送到部率訴枉抑乞令本部重加審察其堪任用者仍前復職或量材改用果不稱者如例黜罰庶幾枉直有辯舉錯得宜

上曰已往考黜者不問今後各處送到老疾罷軟不勝任者吏部堂上官從公審察果應黜者如例處置間有精力才行堪用或素有政績者具實來聞毋容輕聽妄訴徇私廢公爾等其慎之

○正統十一年四月丁巳吏部言本部聽選官有奏要勅大臣與御史考察天下方面守令緣近有旨令巡按御史及布政按察司官詢察府州縣官其布政按察司官從御史舉劾若再遣官未免勞擾

上曰朝廷考課已有定制今後凡考滿官令該管上司考察實行送吏部覆考見任者令風憲等官照近例考黜果有治行超異者具奏俟考滿時量加陞擢務要黜陟公明人知懲勸若考察官任情好惡顛倒是非俱重罪不貸

慎選舉

○宣德十年十月庚申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方面郡守九年考滿例當陞用者卿等與大臣會議才果優者循例陞用不然只令復職庶常流不得以倖進

○正統元年十二月甲申甘肅左副總兵都督任禮等奏
臣等擬於来春合兵勦賊緣賊人巢穴無常莫知所止
訪得為事都督劉廣久歷邊事習知虜情乞暫釋之用
為嚮道
上以廣縱賊出入罪當誅夷不可釋甘肅官軍豈無如廣
者令禮等別委用之
○正統五年十月乙亥陞行在山東道等衙門監察御史
李杲為湖廣左參政郎中龔麗為廣東左參政主事汪
凱評事陶成推官董敬俱為浙江按察司僉事給事
李東郎中鄭安僉事侯興治中楊衡推官王英知州蕭
奇俱為知府從行在吏部會官舉之也先是
上慮各官所薦或有浮躁之人夤緣假託而進者命吏部
廉覆務循至公至是尚書郭璡等言各官所舉如御史
蕭清等五人不協輿論
上曰書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今舉當者擢用不當者舉
主罰俸兩月以愧其心且人臣以薦賢為忠繼今有推
延不薦及薦而未當者爾即以聞不可有所覬望遷就
以孤朕求賢圖治之意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